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达力扎布 主编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第四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¹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第四辑

达力扎布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第四辑/达力扎布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81108-751-2

I. ①中… II. ①达… III. ①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IV. ①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2347 号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第四辑)

主 编 达力扎布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751-2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编委会

主 编：达力扎布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东平 乌云毕力格 齐木德道尔吉

华 涛 刘正寅 张 云

达力扎布 陈 理 沈卫荣

苍 铭 宝音德力根 尚衍斌

赵令志 喜饶尼玛

编 务：刘 锦

目 录

专题研究

- 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置·····薛宗正 (1)
- 阿史那思摩家族考辨·····尤 李 (13)
- 李白的家世与幽州之行 ·····[日] 陈 磊 (35)
- 揭傒斯事迹考述·····尚衍斌 (57)
- 明代蒙汉互市贸易的建立及发展演变
——以市口变化为中心·····王苗苗 (81)
- 略论明末天启、崇祯两朝对蒙古的策略与效果·····赵 文 (110)
- 从韩湘子故事的演变看藏传佛教在明代民间的传播·····尹 航 (123)
- 策妄阿拉布坦和清朝关系史之研究
——从《清内阁蒙古堂档》研究 18 世纪清朝和准噶尔蒙古关系··[韩]赵柄学 (131)
- 论康熙末年清军入藏及阿拉善和硕特的作用 ·····[日]齐 光(147)
- 清朝赏赐琉球国王及其来华使节制度初探·····郭美兰 (162)
-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澜沧基督教调适及发展的认识·····秦和平 (170)

中外历史文献研究

- 《书记规范》“蒙古官员任命书”部分的翻译
·····[阿塞拜疆] 纳黑乞瓦尼编纂 李鸣飞译注(183)
- 有关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达力扎布 (208)

学术评述与介绍

- 一位阿尔泰学家论内亚史：《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评述·····钟 焯 (223)
- 新清史介绍·····贾建飞 (259)

国外研究论著译文

- 《梅檀瑞像传入中国记》的回鹘语与藏语译文
·····[日]百济康义著 杨富学 秦才郎加译(261)
- 敦煌出土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令旨 ·····[日]松井太著 杨富学 刘 锦译(273)
- 元朝及明初蒙古人的名字·····[比利时] 司律思著 唐 莉译(285)
- 明初对乌思藏采取“分而治之”政策了吗? ·····[美]史伯岭著 尹 航译(289)

《十七世纪汉藏关系史》	
——目录、绪言与文献·····	[印]阿赫迈德著 白丽娜译 张云校(299)
《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出版前言·····	[俄]布·德·齐比科夫著 盛肖霞译(334)
安南黎氏佐领编设始末考·····	[日]绵贯哲郎著 史可非译(343)
乾隆时期的清朝·····	[美]罗友枝著 贾建飞译(356)
英文摘要·····	(362)

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置

薛宗正

内容提要：伊吾本西域古邦，曾先后附庸于西突厥和东突厥，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解体，在唐朝招抚政策影响下，粟特首领石万年率众驱逐了城邦统治者东突厥王子欲谷设，自立为伊吾七城主，举地内附，唐朝始创设西伊州，以石万年为刺史，贞观六年(632)定名为伊州，自此开始了西域郡县化的进程。

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立乃大唐西域郡县化的历史起点，伊、西、庭三州则是北庭历史的主要内容，为全面考察这一历史演变进程，特撰此文探讨伊州之建立。

(一) 东、西突厥战争与伊吾的政治归属

伊吾本为古伊吾庐地，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将窦固、耿忠击北匈奴，夺其地，始筑伊吾庐城，留军屯田，成为宜禾都尉驻所^①，自此成为汉军在西域的重要屯田基地之一，晋室南迁，河西诸凉先后代领其地，西凉李宝还曾在此创立了长达20年(玄始十一年至太平真君三年，422—442)的碛外流亡政权。北魏代兴，依旧在伊吾继续经营屯田，直到北魏分裂之后，伊吾仍然是西域东端的重要城堡，粟特、汉人杂居，先后依附于柔然、突厥等强大的草原汗国，与位居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故城、贪汗山北的可汗浮图城并为丝绸之路东端三大重要商业重镇，繁荣不衰。“隋大业六年(610)在城东买地置伊吾郡，隋乱，复没于胡”^②。此处所记之“胡”，无疑指的是隋末唐初雄霸漠北、西域的强大草原族群——突厥。

突厥最初为统一的政治实体，然自隋文帝开皇、仁寿年间突厥20年全面内战爆发之后，统一的突厥汗国早已一分为二，出现了东、西突厥分疆而治的政治局面。那么，前引《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所记的突厥(“胡”)究竟指的是东突厥还是西突厥呢？参稽隋、唐交替之际的各种史料，伊吾的政治归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对此，正史所记模糊不清，须稍费一些笔墨详加论述。

独立的西突厥汗国，最早出现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是突厥20年内战的历史产物^③。金山以西被我国习惯称为“西域”的广大地区，本属西突厥疆域。这一汗国继承

^① 《资治通鉴》卷45，《汉纪》永平十六年(73年)，第1459页，“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庐城。”

^② 敦煌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

^③ 参阅薛宗正：《西突厥开国史考辨》，《新疆社会科学》(乌鲁木齐)，1985年第4期，又见氏著《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4章，突厥内战，第138—177页。

了早期突厥汗国木杆——阿波、室点密——达头两大汗系组成和左厢咄陆诸部与右厢弩失毕诸部两厢分治的政治传统。初建的西突厥汗国历代大可汗原本出自木杆——阿波汗系，隋炀帝初置伊吾郡时西突厥大可汗仍是出自木杆——阿波后裔的泥橛处罗可汗，作为室点密——达头后裔的射匮可汗其时仍是偏居西面一隅的西突厥小可汗。以故炀帝进军伊吾之初，曾征召东突厥启民可汗率兵参战。“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启民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军已度碛，大惧，请降。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资治通鉴》卷181系此事于大业四年，据《敦煌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所记年代，应更正为大业六年。此役隋朝原计划发东突厥启民可汗参战，说明伊吾不属东突厥而属西突厥，此时西突厥三大政权并立，除西突厥大可汗泥橛处罗之外，尚有西突厥小可汗出自室点密——达头后裔的射匮可汗及以反对泥橛处罗可汗起家的铁勒汗国易勿真莫何可汗契苾歌楞。隋炀帝好大喜功，此岁除发兵伊吾之外，还计划发兵进攻吐谷浑，先曾征发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参战，而为其拒绝，“六年，遣御史韦节召突厥处罗，令与车驾会于大斗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黄门侍郎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分为两，而从我矣。’”^①炀帝遂纳裴矩之策，改而册立室点密系的射匮可汗为西突厥大可汗，“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射匮有好心，吾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支，以赐射匮……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鞠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宁晓谕之，遂入朝。”^②此年西突厥正处于木杆——阿波系的泥橛处可汗、室点密——达头后裔的射匮可汗两大汗系易代之际，加之昙花一现的铁勒可汗易勿真莫何可汗契苾歌楞政权也正处于由盛而衰之时，以故薛世雄孤军出碛，仍胜利攻夺伊吾城，创置伊吾郡而归，次岁(611)，泥橛处罗可汗既已失地奔隋，室点密后裔射匮可汗遂进一步灭亡了铁勒汗国，尽并西突厥故境，自此之后，西突厥汗国的汗统已完成了由木杆——阿波汗系到室点密汗系的历史性转移。

射匮可汗君临西突厥汗国之后，初与东突厥划界分疆，互不侵犯。重在西向拓宇，国势日盛。对此，《旧唐书》卷194西突厥传中明确记载：“初，曷萨那之朝隋也，为炀帝所拘，其国人遂立萨那之叔父，曰射匮可汗。射匮可汗者，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已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这段史料对西突厥所属疆域的界限定得非常清楚，“东至金山”，即东

^①《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第11633页。

^②《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第11633页。同书同卷又记：“裴矩纵反间于突厥酋长射匮，使潜攻处罗，后处罗为射匮所逼，竟随使者入朝。”

界为阿尔泰山，亦即从阿尔泰山南麓，西至“海”^①，基本上囊括了汉人所称西域的全部疆域，自然包括伊吾在内。文中“与北突厥为敌”的“敌”字，乃指势均力敌，或足与抗衡的意思，并非与东突厥为仇之意。及射匮可汗死，“弟统叶护可汗代立。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②

据此可知，统叶护可汗在位前期已进入西突厥独霸西域的辉煌盛世。其时正当我国隋、唐易代时期。唐朝创立者李渊本为隋朝所任太原留守，其时隋伊吾郡已因时撤销，转任太原监军，相互牵掣。李渊因时制变，断然决定北结东突厥始毕可汗，委曲称臣，率兵挺进关中，进据长安，先立义宁帝以号令天下，次岁即自称帝，建立大唐年号，开始逐鹿中原。其次子秦王李世民尤在唐朝统一内地的宏图伟业中建有特殊功勋，西平河西薛举，东平洛阳王世充、河北窦建德，皆为其功。唐朝崛起引起东突厥政策的根本变化。处罗可汗继立之后，开始由扶唐反隋到复隋反唐，迎纳炆帝萧皇后，扶立齐王暕遗腹子杨政道于定襄，列置百官，仍行隋朝正朔，历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两代，都坚定奉行这一政策不变。唐与东突厥汗国的斗争已变为唐与亡隋复辟势力斗争的一部分。为适应这一周边形势变化，唐高祖李渊确立了结盟西突厥共同对付东突厥的政策，并且初见成效。

统叶护可汗在汉文史册中又作叶护可汗，自李渊定都长安，始建唐朝国号之后不久，就开始同统叶护可汗主政的西突厥汗国建立了政治联系。对此，正史所记虽不清楚，却在《册府元龟》中找到清晰的交往记录。

(武德)二年……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遣使朝贡^③。

(武德)三年正月、三月西蕃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④。

(武德)四年……三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朝贡^⑤。

(武德)四年三月丁酉，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乐于庭，赐帛各有差^⑥。

(武德)五年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又八月遣使献名马^⑦。

武德五年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⑧。

据此，唐与西突厥之间的政治联系最早可溯源于武德二年(619)，《资治通鉴》卷187也载此年七月“乙酉，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鞠伯雅各遣使入贡”，证实了这一时间是可信的。此后武德三年(620)、四年(621)双方的政治联系日益密切，至武德五

① 此处“海”之所指，颇有异解，一说为西海，即里海，至少是咸海，二说为热海，亦即伊塞克湖。

② 《旧唐书》卷194下，西突厥传，第5181页。

③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5，朝贡3，第11396页。

④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5，朝贡3；《旧唐书》卷194，西突厥传，第5181页亦记“武德三年，遣使贡条支巨卵。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通典》卷199，边防15北狄六、突厥下亦亦记“武德三年，遣使贡条支巨卵。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

⑤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5，朝贡3，第11396页。

⑥ 《册府元龟》卷109，帝王部，宴享1，第1300页。

⑦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5，朝贡3，第11396页。

⑧ 《册府元龟》卷978，外臣部23，和亲1，第11495页。

年(622)统叶护可汗正式提出了和亲结盟的要求。但唐朝与西突厥正式许婚共伐东突厥的盟约并非签署于此年,而是数年之后的武德八年^①。是岁七月,唐高祖李渊下诏自此同东突厥一切来往文书,一律改“书”为“敕”;“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强,吾虑其扰边,礼同敌国,今既包藏祸心,不顾盟誓,方为攻取之计,无容更事姑息,其后书改为敕诏。”^②这决非公文名称变易的小事:“书”为敌国礼,“诏”视对方为藩属,自居为宗主国。东突厥自然不能容忍,改书为诏无异是对东突厥的正式宣战^③。与此同时,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关系却突然升温,迅速许和亲,并派遣皇族要员高平王李道立亲赴西突厥牙庭,正式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结盟共伐东突厥。对此,《册府元龟》明确记载:

八年四月宴西蕃突厥使。时中国以突厥为患,故遣使与西突厥连和,以备北狄,于是叶护请婚。帝谓侍中裴矩曰:“西突厥与我悬远,有急不得相助,今来请婚,其意如何?”对曰:“西蕃悬远,诚如圣旨。但北寇盛强,数为边害。当今之计,须远交而近攻,权可许婚以近,颉利且羸之。待一二年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此盖一时之策也。”帝然之。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④

《册府元龟》中的“册府”意即竹简库房,“元龟”意即原始的龟片、档案,指的是隋、唐史馆中珍藏,直至北宋尚存的我国历代文献档案,弥足珍贵,其史料价值显然比五代刘昫、北宋人欧阳修所撰的两唐书更为可信。唐人苏冕所参预著作的《唐会要》也取武德八年说:

八年,夏四月,统叶护遣使请婚,帝问裴矩,矩对曰:“今北寇方强,国家且当

①《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对此皆有错误记载。例如《旧唐书》卷194下:“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大军将发,颉利可汗闻之,大惧,复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请婚,其计安在?’封德彝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之数年后,中国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通典》卷199,边防15北狄6、突厥下所记类似:“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大军当发,颉利可汗闻之大惧,复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来请婚,计将安在?’封德彝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新唐书》亦云:“统叶护可汗来请昏,帝与群臣谋:‘西突厥去我远,缓急不可杖,可与昏乎?’封德彝曰:‘计今之便,莫若远交而近攻,请听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后图之。’帝乃许昏。”按封德彝即封伦,《旧唐书》卷63封伦传中所记武德六年前事迹并无西突厥请婚对策事。唯记“会突厥寇太原,遣使来请和亲,高祖问群臣:‘和之与战,策将安出?’多言战则怨深,不如先和。伦曰:‘突厥凭凌,有轻中国之意,必谓兵弱而不能战。如臣计者,莫若悉众以击之,其势必捷,胜而后和,恩威兼著。若今岁不战,明年必当复来,臣以击之为便。’高祖从之。六年,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据此可知,封伦对策非指同西突厥和亲事,而是同东突厥先战后和事。此事《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3。页11634明确记载为武德五年事,“八月……丙辰,颉利可汗率骑十五万人入雁门,己未突厥进寇并州(按“寇并州”亦即“寇太原”)……辛酉,帝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请和,和之与战,其策安在?’……中书令封德彝进曰:‘若不战而和,夷狄必谓中国畏惧,未若击之,尅捷而后和亲,此则恩威兼举。’帝然之。”据此可知,武德五年封德彝所进尅捷而后和亲之策,乃是针对东突厥,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无关。以上史料中所述诸史实,亦有倒置之处,以我判断,武德五年“颉利可汗闻之,大惧,复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应上接西突厥请婚于唐事,“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大军当发,”应是“统叶护许以八年冬。大军当发”之误。

②《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35,备御3,第11635页。

③《资治通鉴》卷191武德八年,第5996页也有同样记载:“先是,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④《册府元龟》卷978,外臣部23,和亲1。

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徐思其宜。”上从之。^①

以考证精当著称的宋人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卷191，也不取武德五年说，而系之于唐高祖武德八年，亦可相互参证：

（四月）丙戌……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上谓裴矩曰：“西突厥道远，缓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对曰：“今北狄方强，为国家今日计，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上从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喜。道立，上之从子也。

引人注目的是，以上史料所记献策主和亲者并非前引武德五年说中的儒臣封德彝，而是精通西突厥事务的裴矩。更增加了武德八年唐与西突厥正式结盟的可信度。本文亦取此说。

唐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结盟之后，东、西突厥之间的战争已全面爆发，其时，唐朝内部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党与秦王李世民营之间的斗争已势同水火。导致唐朝结盟之后并未应约出兵，因此，进入武德九年（626），西突厥遣使赴唐次数增多，“九年，西突厥……二月叶护可汗……六月叶护可汗……并遣使朝贡。”^②显然东、西突厥战争已经爆发，遣使赴唐就是为了催促唐朝履行盟约，按时出兵。然至此年六月初四（7月2日）爆发了李渊三子之间相互残杀的玄武门事变，结果次子李世民胜利，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双双被杀，此后，李世民与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缔结了便桥之盟，约定两国互不侵犯，实质上废除了同西突厥的盟约。统叶护可汗失去唐朝这一重要盟友，孤军迎战东突厥，兵败。“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自负强盛，无恩于国，部众咸怨，歌逻禄种多叛之。颉利可汗不欲中国与之和亲，贞观中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统叶护患之”^③，可见西突厥兵败是实，被迫约和割地。复据史书记载：“太宗贞观元年正月西突厥……十月西突厥……并遣使朝贡”，“二年四月西突厥遣使贡方物”^④，说明直到贞观二年十月以前，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仍然继续向唐遣使，要求出师履约，此后两国间的政治交往戛然而止。以此判断，东、西突厥战争始自武德八年（625），至迟贞观二年（628）已经结束。前已述及，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盛时其疆域本来“东至金山”，说明包括伊吾、可汗浮图等城在内的东北天山本乃西突厥疆域。东、西突厥战争结束后则局势大变，伊吾、可汗浮图二城都已被迫割让于东突厥。

（二）东突厥汗国灭亡与伊吾归唐

延亘四年的东、西突厥战争虽然以西突厥失败告终，但获胜的东突厥汗国也被拖得精疲力尽，国势大衰，“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⑤这一自然灾害势必增强了叛乱的规模和强度。《旧唐

①《唐会要》卷94，西突厥，第1693页。

②《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3，第11379页。

③《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45，讎怨，第11735页。

④《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5，朝贡3，第11397页。

⑤《贞观政要》卷8，辨兴亡第34，岳麓书社，1991年10月。岑仲勉以为此“九年”乃“元年”之讹。以我判断，“九年”无误，“贞观”则乃“武德”之讹。

书》卷 194 突厥传记：“贞观元年(627 年)，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击走其欲谷设。”《旧唐书》卷 109 阿史那社尔传则系此为武德九年(626)事：“武德九年，延陀、回纥等诸部皆叛，攻破欲谷设。”以理揆之，大约九姓暴动始发生于 626 年(武德九年)，至 627 年(贞观元年)已成大火燎原之势。是岁，突厥颉利可汗部落五月霜降，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各地叛乱部落开始联合起来，汇成一股动摇东突厥汗国统治的巨流，公推前铁勒汗国小可汗薛延陀酋乙失钵之子夷男为首。“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①参加叛乱的回纥首领菩萨尤为强悍，“大唐贞观初，与薛延陀俱叛突厥颉利可汗，侵其北边”^②，“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③据此判断，九姓汇为一股，击败东突厥欲谷设，应皆发生于贞观元年(627)。贞观二年，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接着统兵镇压，又兵败，不敢回朝，“贞观二年遂率其余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④。以此判断，欲谷设兵败后亦必自返其牙。颉利连战皆败，遂“征兵于突利，拒之不与，由是有隙”，东突厥汗国颉利、突利二可汗之间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是岁“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⑤唐朝所遣探察虚实的使臣郑元璠带回情报：“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今六畜疾羸，人皆菜色。”^⑥证实东突厥汗国亡徵已显，唐朝遂乘虚平灭梁师都，“师都兵势日蹙，其从父弟洛仁斩师都诣(柴)绍降，拜洛仁为右骁卫将军；封朔方郡公。师都自起至灭凡十二岁，以其地为夏州”^⑦。至此，东突厥的最后一个依附于它的地方割据政权被消灭。

贞观二年“十一月，突厥北边多叛颉利，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⑧。贞观三年，“夷男遣其弟统特勒(勤)来朝，太宗厚加抚接，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汝所部有大罪者鞭之’”，随即“遣游击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贡方物，复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⑨。又有记载谓，此事发生于是年八月：“太宗贞观三年八月，薛延陀可汗一利咄夷南遣使朝贡，诏游击将军乔师望赍册书拜夷南为毗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伦水南，去长安四千余里。”^⑩所谓“朝贡”、“册拜”，其所指实皆缔盟。郁督军山即突厥大牙於都斤山，此时既为薛延陀所据，可知东突厥势力已被逐向漠南，处境已极为穷蹙。唐与薛延陀的结盟，引起颉利可汗的极大震恐。颉利闻讯急遣使至唐，求续和约，卑词厚礼，遣使贡方物，求尚公主，请修婚礼。唐朝不予理睬，遂“以其请和后，复援梁师都”的名义问罪兴师。事

①《旧唐书》卷 199，铁勒传，此文系于贞观二年；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卷 5 引《资治通鉴》卷 10 指出纪年不可靠，转系之于贞观元年。

②《通典》卷 200，回纥，第 5491 页。

③《旧唐书》卷 195，回纥传，第 5196 页。

④《旧唐书》卷 109，阿史那社尔传，第 3289 页。

⑤《旧唐书》卷 194，突厥传，上，第 5160 页；第 5158 页。

⑥《册府元龟》卷 655，奉使部 4，智识，第 7847~7848 页。

⑦《旧唐书》卷 56，梁师都传，第 2281 页。

⑧《唐会要》卷 94，北突厥，第 1689 页。

⑨《旧唐书》卷 199，铁勒传，第 5344 页。

⑩《册府元龟》卷 964，外臣部 9，封册 2，第 11337 页。

先早与薛延陀约定，分兵合势，薛延陀应自北，唐朝发自南。唐朝全面北伐的部署始于贞观三年（629）八月。是月丁亥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大总管，代州总管张公瑾为之副，着手筹画北伐。但“此时之命，系经略（……即筹备也）性质，故至十一月庚申（李）靖、（柴）绍复有新命”^①。十一月重新改组北伐军阵容，“以并州道都督李勣为通漠道（原文“漠”讹作“汉”字）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简较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兼营州（原文误作管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分道出师，以击突厥”。^②以上诸将，以李靖官位最高，节制诸路，为全军统帅。此时东突厥屡败于薛延陀，马瘦人疲，战斗力远非昔比。北伐军所向披靡，士气益盛，并配合军事讨伐，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早在出师之前的九月，夏州都督窦静已“潜令人间其部落，郁射设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③十一月出师后，更明确制定了极为优惠的招降政策：“凡一人出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受大官。”^④进一步加速了东突厥士气的瓦解。李勣出云中，“与突厥颉利可汗兵会，大战于白道，突厥既败，屯营于磧口”；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以逼之”^⑤。唐之西路军也于同月告捷，“是月，任城王道宗击突厥于灵武，俘男女数百口，杂畜万余计”^⑥。漠南汉人到处揭竿响应，自背后攻杀突厥，其境况更加狼狈。十二月，北突厥（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悉与颉利有隙，率所部降。同月，郁射设、荫奈特勤等并率部来奔，李靖又潜令间谍离其心腹，于是“胡酋康苏密以萧后及（杨）正道归”^⑦降。随着唐军的胜利推进，东突厥境内的汉人纷纷南归。是岁末户部统计，“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后后来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⑧。

贞观四年（630），唐北伐军继续深入挺进。李靖一军于四年二月次阴山，击颉利可汗，大破之。颉利保余众于黑山，遣使求和。唐遣鸿胪卿唐俭及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前往谈判，“驰传虏庭，示之威信，颉利部落欣然定归款之计，因而兵众弛懈”。^⑨“（李）勣时与定襄道大总管李靖军会，与议曰：‘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磧，保于九姓，道路阻深，追则难及。今诏使唐俭在彼，其必驰备，我等随后袭之，此不战而平贼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所言，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于是定计。”^⑩另一资料则谓“靖与其副将张公瑾谋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于是选精骑，二十日粮，乘间掩袭。诸将皆曰：‘诏许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机也。’督军疾进掩。踰白道，遇

①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卷5，第179页；《资治通鉴》卷163；《新唐书》卷2注。

② 《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4，第11565页。

③ 《册府元龟》卷384，将帅部，褒异10，第4567页。

④ 《全唐文》卷133，李大亮：《请停招慰突厥议》，第1542~1543页。《太平寰宇记》卷195突厥作“酋帅”。

⑤ 《册府元龟》卷357，将帅部，立功10，第4237页；第4236页。

⑥ 《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4，第11565页。

⑦ 《旧唐书》卷105，杨慎矜传，第3225页。

⑧ 《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第6069页。

⑨ 《册府元龟》卷655，奉使部，智识，第7848页。

⑩ 《册府元龟》卷357，将帅部，立功10，第4237页。

其斥侯千余帐皆俘以随军。”^①逼近突厥牙帐时恰好天大雾，李靖部将正道府折冲，率二百骑为先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散，见其牙帐，驰掩杀数十百人”，“贼营大溃，颉利与万余人欲走渡碛，劫屯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渡碛，其大酋长率其部落并降于勤，虏五万余口”。^②唐使唐俭、安修仁等乘乱“脱身而还”^③。李靖追杀其余众，斩万余级，“杀义成公主，获其子叠罗施，系虏男女十万口，驼马数十万计”。^④“颉利乘千里马奔于其从侄沙钵略设(阿史那苏尼失)部落”，从者仅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等十余骑，本意由此转投吐谷浑，“三月，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众奄至沙钵罗营”^⑤，沙钵略设慑于唐军压力，向唐归款，并遣其子阿史那忠协助唐军搜捕颉利，送交唐军，东突厥汗国正式灭亡，一举尽“复定襄、尝安(即恒安，尝为避讳)之地，斥土界于大漠，露布以闻”^⑥。捷报传来，唐朝举国欢庆。二月十八日，唐太宗颁诏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太宗置酒凌烟阁，入宴者除太上皇李渊、后妃，公主等皇家成员外，还有数十朝中重臣。“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⑦。三月十五日，颉利可汗至长安。二十九日，履行传统的献俘、献庙仪式。四月二日，于长安城正式举行凯旋大典。“李靖献颉利可汗，帝御顺天楼，盛陈文物，士庶纵观”^⑧，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东突厥汗国灭亡后，部众大批南迁唐境，但仍有不少部众亡奔西域，以大碛为阻，继续同唐朝抗衡，其中主要势力有退守可汗浮图的拓设阿史那社尔、奔伊吾的欲谷设等。他们虽各自为政，互不统摄，却遥相呼应，阻梗碛口，对唐朝西部边防构成威胁。对此，唐朝自然不能等闲视之，立即做出了相应对策，指令凉州都督李大亮不惜物力，向这些东突厥余众进行招抚、分化。史载是岁(贞观四年)秋“七月……西突厥种落在伊吾，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碛口储粮，来者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⑨。但李大亮不愿意执行这一指令，上疏反对，他指出：“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织，今又供亿斯役，民将不堪，不若且罢招慰为便。”^⑩唐太宗拒绝了这一建议，坚持推行既定方针，其中包含着深思熟虑的宏大战略意图，即重开丝路的利益，高于局部地区的暂时利益，果然，至次月，这一政策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八月戊午(二十六，10月7日)突厥欲谷设来降，欲谷设，突利之弟也，颉利败，欲谷设奔高昌，闻突利唐所礼，遂来奔。”

对于前引几段史料，有必要做一些分析：

(1)“西突厥种落在伊吾”一句应理解为“东突厥种落在伊吾”，伊吾地在流沙以西，旧属西突厥疆域，然至统叶护可汗末世，与东突厥战不利，东境之领土尽失，可汗浮图

①《册府元龟》卷1000，亡灭，第11739页。

②《册府元龟》卷357，将帅部，立功10，第4238页；第4237页。

③《册府元龟》卷655，奉使部，智识，第7848页。

④《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亡灭，第11739页。

⑤《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4，第11565页。

⑥《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亡灭，第11739页。

⑦《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第6075页。

⑧《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4，第11565页。

⑨《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第6081页。

⑩《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第6081页。

为阿史那社尔所据即为其证，而伊吾尚在可汗浮图之东，说明此城已归属东突厥而非西突厥。

(2) 史载欲谷设降唐前先奔高昌，而伊吾在高昌东北，欲谷设本突厥北面设，由漠北南奔高昌，必途经伊吾，则其地必一度为其占领无疑。由此判断，唐朝所招抚伊吾“西突厥种落”的对象就是欲谷设。

设(šad)乃突厥显爵，有独立统兵之权，并有独立封地，任此爵者皆为王子，地位高于特勤(tegin)，欲谷设乃颉利可汗长子^①，“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拜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欲谷设分统铁勒、纥骨、同罗等诸部。”^②可见欲谷设与阿史那社尔并为东突厥汗国两大重要王子，必定都在东、西突厥战争有开疆拓土之功，以故在西突厥故境都有自己的封地，其中阿史那社尔的牙庭就在可汗浮图城，以此判断，欲谷设在碛西的根据地就是伊吾。

与欲谷设的降唐时间相踵接，是岁伊吾城主又举地降唐。对此，《旧唐书》卷40地理志载：“伊州下，隋伊吾郡。隋末，西域杂胡据之。贞观四年，归化，置西伊州。六年，去‘西’字。”《元和郡县志》卷40伊州条记云：“隋乱，又为群胡居焉……贞观四年，胡等慕化内附，于其地置伊州。”《册府元龟》卷999记云：贞观“四年九月，伊吾城主来朝。”《资治通鉴》卷193云，贞观四年“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内属，置伊吾郡；隋乱，臣于突厥。颉利既灭，举其属七城来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而以敦煌遗书《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所记最为清楚：“贞观四年(630)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我唐始置伊州。”

据此可知，伊吾七城主名石万年，必出身于昭武九姓中的石国粟特人。以此判断，欲谷设经伊吾奔高昌，穷蹙归唐，绝非无因，很可能与伊吾七城粟特人为首的暴动有关，此石万年大约就是率先发难，逐欲谷设投奔高昌的粟特首领。可见伊吾归唐乃是唐灭东突厥汗国的历史产物。

(三) 粟特人在反抗东突厥暴动中的领导地位

伊吾归唐实质上是一场以粟特人为主体的、反抗东突厥统治的暴动。

粟特人(soght)乃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族群。原居地本在葱岭西的索格底那亚，即乌浒水(阿姆河)与药杀水(锡尔河)之间肥沃的“河中”地区。具有深目高鼻、多鬚髯的体质特征，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语言。贝利(Bailey)考证出古于阗塞语中的suli即宰利，亦即粟特，并指出其复数形式为suliya意即商人，说明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名，河中诸国因之致富。早在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康(samarkand)、安(boukhara)、米、曹、石、何等城邦，汉文载籍称为“昭武(soght)九姓”。这位伊吾七城主石万年姓石，说明他就是一位原籍石国的粟特人。粟特，初译粟弋^③，始见于《晋书·西域传》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5~5196页：“贞观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

② 《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288页。

③ 参见白鸟库吉著、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三章，粟弋即粟特。“粟特之名，推其古音则读作Suk-dok或Suk-dōk，与Sughdak颇似。至其与粟弋之关系，吾人可同意于杜佑之所述于二者之中取用其一可也(《通典》卷193)。粟弋古音虽可假定为Suk、yok，但吾人可以安南语之‘弋’即dok推论之，则其名又易读作Suk-dok矣。”

中的康居附传，说明西晋时期开始活跃于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舞台，我国南北朝时期已蔚为一大势力，故至《北史》中粟特已被列为专传：“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此乃粟特人从事远程商业活动在史书中的最早记录。虽然简短，却清晰地点明了粟特商人崛起的时间及其活动范围。“魏克姑臧”所指显然是魏太武帝灭河西北凉王朝，具体时间为魏太延五年（439）九月，正属柔然敕连可汗吴提在位时期（429~444）。进一步印证了粟特商人兴起的时间上限就是柔然汗国统治漠北、西域时期。至突厥雄霸漠北、西域时期，粟特人更大批东来，沿丝绸之路南北诸线到处兴建定居点。粟特人“善商贾，好利”^①，其俗“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瑤若粘云，习旁行书，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②，乃至“父子计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视父系家世，穆格山文书中的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儿子，父名至关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计了。“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③，及成丁更须独立生活。“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④，开始与父母、兄弟别离分居，利之所在，到处为家。伊吾在历史上曾是汉军屯田之地，西凉李宝曾率河西汉人二千余人^⑤，可见伊吾汉人数量不少。玄奘贞观二年西渡流沙，赴天竺取经，途经伊吾，当地有汉寺汉僧，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而迎，抱法师哭，哀号哽咽不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⑥，说明伊吾还有汉人主持的佛寺，但汉人率多农民，数量虽多，财势则远不如粟特人。因而领导反抗东突厥统治的主角注定了必定是粟特人。据斯坦因所获敦煌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隋朝所置鄯善镇罢废之后不久，就为粟特商人所据，为首者就是康国粟特人（今撒马尔罕）康艳典，“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

《新唐书》卷43地理志亦记：“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此外，为康艳典所率粟特商团沿汉楼兰故道所建的系列城堡还有蒲桃城、末萨毗城等。粟特人沿此路继续东进，必然就到达伊吾，《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州民俗：“田夫、商贩之人，唯有平鐵为釜，冬夏常食饼，无釜甑之具，杯碗匙筋智不畜，渴则渠踞地而饮，古所谓泔樽掬饮，则其质朴之像，其俗又不重衣冠，唯以多财为贵。”这些都明显带有粟特人的文化特征。该书纳职县条下还记载东突厥统治时期当地发生了如下事件：“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属东突厥，以征徭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这位纳职“土人鄯伏陁”，虽然以鄯为姓，未必真正是鄯善土人，而很可能就是随康艳

①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康国传，第6244页。

②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康国传，第6243~6244页。

③ 《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第5256页。

④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康国传，第6244页。

⑤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商务印书馆，1958年国学基本丛书本，页650：“（李）翻子宝，小字衍孙，骁勇善抚接，蒙逊复获翻子宝，徙于姑臧，岁余，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心接礼，甚得众心，皆乐为用，每希报雪。”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3唐麟传记李宝西迁伊吾“招集流民，归附者二千余人，遂臣于柔然。”

⑥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

典商队最先进驻鄯善故城(典合城),或鄯善新城弩支城的粟特人,后又率众徙居伊吾纳职城,成为当地城主。他所反抗的东突厥统治者应当就是以伊吾为牙庭的颉利可汗之子欲谷设,这表明,早在欲谷设入主伊吾之初,当地粟特人就曾发生了以鄯伏随为首领的反东突厥暴动。伊吾城主石万年则是鄯伏随未竟事业的历史继承者,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四) 伊吾七城、西伊州与伊州

伊州的前身是伊吾七城演变而来,那么,此“七城”究竟具体何指呢?史书所记过于简略。据《新唐书》卷40地理志:

伊州,伊吾郡,下,本西伊州,贞观六年更名……

县三:

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有伊吾军,景龙四年(710)置伊吾。

伊吾:

下,贞观四年置,并置柔远县。

纳职:

下,贞观四年,以鄯善故城置,开元六年(718)省,十五年(727)复置。

柔远:下……

从这一史料中,可考的伊州属城仅有四座,即伊州及柔远、纳职、伊吾四县。《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内容也大体相同。唯《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最详:

伊州……管县三,伊吾、纳职、柔远。

伊吾县,在郭下,公廨三百,一千一十五,户一千六百一十三,乡四。

小伊吾城:北去县廿里,本伊吾县也,百姓因此城侧近先有田(四?)水,就其地垒城,故曰小伊吾。

纳职县:下,东去州一百廿里,公廨二百一十五,户六百三十二;乡七。

柔远县:西南去州二百四十里,公廨户三百八十九,乡一。

柔远镇:镇东七里,隋大业十二年(616)置伊吾郡,因置此镇。

据此,伊州境内可考之城有六,即伊州、伊吾县、纳职县、柔远县、小伊吾城,柔远镇城,尚缺其一。以我判断,此所缺之城或即后来伊吾军城(今大河古城)的前身。如果这一推测无误。那么,伊吾七城已斑斑可考。

石万年举伊吾七城归唐之后,史书中开始出现了西伊州或伊州的记载,而诸史所载不一。

(1)《新唐书》卷40地理志:

伊州,伊吾郡下,本西伊州,贞观六年更名。

(2)《旧唐书》卷40地理志:

伊州下 隋伊吾郡。隋末,西域杂胡据之。贞观四年,归化,置西伊州。六年,去“西”字。天宝元年,为伊吾郡。乾元元年,复为伊州。旧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六千七百七十八。天宝领县二,户二千四百六十七,口一万一百五十七。在京师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至东都五千三百三十里。